

唐宋
八大家

古文讀本
三冊

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

蘇洵明允

議修禮書狀

右洵先奉敕編禮書。後聞臣寮上言。以爲祖宗所行。不能無過。差不經之事。欲盡芟去。無使存錄。洵竊見議者之說。與敕意大異。何者。前所授敕。其意曰。纂集故事。而使後世無忘之耳。非曰。制爲典禮。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。然則洵等所編者。是史書之類也。遇事而記之。不擇善惡。詳其曲折。而使後世得知。而善惡自著者。是史之體也。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。則是制作之事。而非職之所及也。而議者以責洵等。不已過乎。且又有所不可者。今朝廷之禮。雖爲詳備。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。非特一二事而已。而欲有所去焉。不識其所去者。果何事也。旣欲去之。則其勢不得不盡去。盡去則禮缺而不備。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。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。且議者之意。不過欲以掩惡諱過。以全臣子之義。如是

而已矣。昔孔子作春秋。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。而後有隱諱。蓋桓公薨。子般卒。沒而不書其實。以爲是不可書也。至於成宋亂。及齊狩。躋僖公。作邱甲。用田賦。丹桓公楹。刻桓宮桷。若此之類。皆書而不諱。其意以爲雖不善。而尚可書也。今先世之所行。雖小有不善者。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。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。如此。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。徒見當時之臣子。至於隱諱而不言。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。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。公羊之說滅紀滅項。皆所以爲賢者諱。然其所謂諱者。非不書也。書而迂曲其文耳。然則其實猶不沒也。其實猶不沒者。非以彰其過也。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。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。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。此大不便者也。班固作漢志。凡漢之事。悉載而無所擇。今欲如之。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。不足以害其大明。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。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。而不至於侵官者。謹具狀。申提舉參政侍郎。欲乞備錄聞奏。

臣寮所議。欲使後世但見所行之善。不知此婦寺之忠愛。轉啓後世無限之疑。所謂欲益反損者也。侃侃言之。詞嚴義正。是爲忠愛之大者。

上歐陽內翰書

洵布衣窮居。常竊自歎。以爲天下之人。不能皆賢。不能皆不肖。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。合必離。離必合。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。而范公在相府。富公爲樞密副使。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。尹公馳驅上下。用力於兵革之地。方是之時。天下之人。毛髮絲粟之才。紛紛然而起。合而爲一。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。不足以自奮於其間。退而養其心。幸其道之將成。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。不幸道未成。而范公西。富公北。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。而尹公亦失勢。奔走於小官。洵時在京師。親見其事。忽忽仰天歎息。以爲斯人之去。而道雖成。不復足以爲榮也。旣復自思念。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。其始也。必有善人焉推之。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。今之世。無復有善人也。則已矣。如其不然也。吾何憂焉。姑養其心。使其其道大有成而待之。何傷。退而處十年。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。然浩浩乎其胸中。若與曩者異。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。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。富公復自

外人爲宰相。其勢將復合爲一。喜且自賀。以爲道旣已粗成。而果將有以發之也。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。而不得見之者。蓋有六人焉。今將往見之矣。而六人者。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。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。嗚呼。二人者。不可復見矣。而所恃以慰此心者。猶有四人也。則又以自解。思其止於四人也。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。以發其心之所欲言。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。遠方寒士。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。而余公蔡公。遠者又在萬里外。獨執事在朝廷間。而其位差不甚貴。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。而饑寒衰老之病。又痼而留之。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朝。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。十年而不得見。而其人已死。如范公尹公二人者。則四人者之中。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。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。執事之文章。天下之人。莫不知之。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。愈於天下之人。何者。孟子之文。語約而意盡。不爲巉刻斬絕之言。而其鋒不可犯。韓子之文。如長江大河。渾浩流轉。魚鼈蛟龍。萬怪惶惑。而抑遏蔽掩。不使自露。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。蒼然之色。亦自畏避。不敢迫視。執事之文。紆餘委備。往復百折。而條達疏暢。無所間斷。

氣盡語極。急言竭論。而容與閑易。無艱難勞苦之態。此三者皆斷然爲一家之文也。惟李翱之文。其味黯然而長。其光油然而幽。俯仰揖讓。有執事之態。陸贄之文。遺言措意。切近酌當。有執事之實。而執事之才。又自有過人者。蓋執事之文。非孟子韓子之文。而歐陽之文也。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。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。彼不知者。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。夫譽人以求其悅己。洵亦不爲也。而其所以道執事。光明盛大之德。而不自知止者。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。雖然。執事之名。滿於天下。雖不見其文。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。而洵也不幸。墮在草野泥塗之中。而其知道之心。又近而粗成。欲徒手奉咫尺之書。自託於執事。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。何從而信之哉。洵少年不學。生二十五歲。始知讀書。從士君子遊。年旣已晚。而又不遂。刻意厲行。以古人自期。而視與己同列者。皆不勝己。則自以爲可矣。其後困益甚。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。始覺其出言用意。與己大異。時復內顧。自思其才。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。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。而兀然端坐。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。方其始

也。入其中而惶然。博觀於其外。而駭然以驚。及其久也。讀之益精。而其胸中豁然以明。若人之言。固當然者。然猶未取自出其言也。時既久。胸中之言日益多。不能自制。試出而書之。已而再三讀之。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。然猶未敢以爲是也。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。執事觀其如何。噫。噫。區區而自言。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。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。如是之不偶然也。而察之。

茅鹿門云。此書凡三段。一段敘諸賢之離合。見己慕望之切。二段稱歐陽之文。見己知公之深。三段自敘平生經歷。欲歐陽公之知之也。情事婉曲周至。何等意氣。何等風神。○從諸賢之或離或合。千迴百折。折到歐陽身上。極轉換脫卸之妙。以下稱歐公之文。并自道所得。末以一語收拾。通篇何等章法。

上田樞密書 名况

天之所以與我者。豈偶然哉。堯不得以與丹朱。舜不得以與商均。而瞽瞍不得奪諸舜。發於其心。出於其言。見於其事。確乎其不可易也。聖人不得以與人。父不得奪諸其子。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。不偶然也。夫其所以與我者。必有以用我也。我知之。不得行之。不以告人。天固用之。我實置之。其名曰棄天。自卑以求幸其

古一極此之根
人出有之木
作都起比源
文句從水頭
後

言自小以求用其道。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。而我如此也。其名曰褻天。棄天。我之罪也。褻天。亦我之罪也。不棄不褻。而人不用我。不我用之罪也。其名曰逆天。然則棄天褻天者。其責在我。逆天者。其責在人。在我者。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。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。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。在人者。吾何知焉。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。而暇爲人憂乎哉。孔子孟軻之不遇。老於道途而不倦。不慍不忤。不沮者。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。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。不足相與以有爲也。我亦知之矣。抑將盡我心焉耳。我心之不盡。吾恐天下後世。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。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。然則孔子孟軻之目。將不暝於地下矣。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。固如此。如此而生。如此而死。如此而貧賤。如此而富貴。升而爲天。沉而爲淵。流而爲川。止而爲山。彼不預吾事。吾事畢矣。初怪夫後之賢者。不能自處其身也。饑寒困窮之不勝。而號於人。嗚呼。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。則天下後世之責。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。不自任以爲憂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。不亦過乎。今洵之不肖。何敢自列於聖賢。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。何則。天下之學者。

究所謂道
者只是能
文而已此
策士之習
不可爲訓

棄天義天
用明織天

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。然及其不成也。求一言之幾乎道。而不可得也。千金之子。可以貧人。可以富人。非天之所與。雖以貧人富人之權。求一言之幾乎道。不可得也。天子之宰相。可以生人。可以殺人。非天之所與。雖以生人殺人之權。求一言之幾乎道。不可得也。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。亦已久矣。其言語。其文章。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。而傳於後與否。獨怪夫得之之不勞。方其致思於心也。若或啓之。得之心而書之紙也。若或相之。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。千金之子。天子之宰相。求而不得者。一旦在已。故其心有以自負。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。曩者見執事於益州。嘗時之文。淺狹可笑。饑寒困窮。亂其心。而聲律記問。又從而破壞其體。不足觀也已。數年來。退居山野。自分永棄。與世俗日疏闊。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。詩人之優柔。騷人之清深。孟韓之溫醇。遷固之雄剛。孫吳之簡切。投之所向。無不如意。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。其失也。流而爲迂。鼂錯得聖人之權。其失也。流而爲詐。有二子之才。而不流者。其惟賈生乎。惜乎今之世愚。未見其人也。作策二道。曰審勢。審敵。作書十篇。曰權書。洵有山田一頃。非凶歲可以無饑。力

耕而節用。亦足以自老。不肖之身不足惜。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。且不敢褻也。執事之名滿天下。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。故敢以所謂策二道。權書十篇爲獻。平生之文。遠不可多致。有洪範論史論。近以獻內翰歐陽公。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。議天下之事。則斯文也。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。若夫言之可用。與夫身之可貴。與否者。執事責也。於洵何有哉。

自盡其責。便是不敢棄天。褻天。至逆天與否。此他人之責。已不得而與也。本欲求人知。卻處處自占地步。此託於聖賢之理。而出以縱橫之術者。熟讀之不獨長光燄。并長志氣。

上韓樞密書

太尉執事。洵著書無他長。及言兵事。論古今形勢。至自比賈誼。所獻權書。雖古人已往。成敗之迹。苟深曉其意。施之於今。無所不可。昨因請見。求進末議。太尉許諾。謹撰其說。言語朴直。非有驚世絕俗之談。甚高難行之論。太尉取其大綱。而無責其讖悉。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。而養兵不用之可畏。今夫水激之山。放之

海。決之爲溝塍。壅之爲沼沚。是天下之人能之。委江河。注淮泗。匯爲洪波。瀦爲大湖。萬世而不溢者。自禹之後。未之見也。夫兵者。聚天下不義之徒。授之以不仁之器。而教之以殺人之事。夫惟天下之未安。盜賊之未殄。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。用其不仁之器。而行其殺人之事。當是之時。勇者無餘力。智者無餘謀。巧者無餘技。故其不義之心。變而爲忠。不仁之器。加之於不仁。而殺人之事。施之於當殺。及夫天下旣平。盜賊旣殄。不義之徒。聚而不散。勇者有餘力。則思以爲亂。智者有餘謀。則思以爲奸。巧者有餘技。則思以爲詐。於是天下之患。雜然出矣。蓋虎豹終月而不殺。則跳踉大叫。以發其怒。蝮蝎終日而不螫。則噬齧草木。以致其毒。其理固然。無足怪者。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。秦楚無賴子弟。千百爲輩。爭起而應者。不可勝數。轉鬪五六年。天下厭兵。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。方是時。分王諸將。改定律令。與天下休息。而韓信黥布之徒。相繼而起者七國。高祖死於介冑之間。而莫能止也。連延及於呂氏之禍。訖孝文而後定。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。劉項之勢。初若決河。順流而下。誠有可喜。及其崩潰四出。放乎數百里之間。拱手而莫能

救也。嗚呼。不有聖人。何以善其後。太祖太宗。躬擐甲冑。跋涉險阻。以斬刈四方之蓬蒿。用兵數十年。謀臣猛將滿天下。一旦卷甲而休之。傳四世而天下無變。此何術也。荆楚九江之地。不分於諸將。而韓信黥布之徒。無以啓其心也。雖然。天下無變。而兵久不用。則其不義之心。蓄而無所發。飽食優游。求逞於良民。觀其平居無事。出怨言以邀其上。一日有急。是非人得千金。不可使也。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。西川之事。洵實親見。凡郡縣之富民。舉而籍其名。得錢數百萬。以爲酒食饋餉之費。杵聲未絕。城輒隨壞。如此者。數年而後定。卒事官吏相賀。卒徒相矜。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。比來京師。遊阡陌間。其曹往往偶語。無所諱忌。聞之土人。方春時尤不忍聞。蓋時五六月矣。會京師憂大水。鋤耰畚築。列於兩河之壩。縣官日費千萬。傳呼勞問之聲。不絕者數十里。猶且喟喟狼顧。莫肯效用。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。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。天下之勢。今何如也。御將者。天子之事也。御兵者。將之職也。天子者。養尊而處優。樹恩而收名。與天下爲喜樂者也。故其道不可以御兵。人臣執法而不求情。盡心而不求名。出死力以捍社稷。使天下之心。繫於一人。而

己不與焉。故御兵者人臣之事。不可以累天子也。今之所患。大臣好名而懼謗。好名則多樹私恩。懼謗則執法不堅。是以天下之兵。豪縱至此。而莫之或制也。頃者狄公在樞府。號爲寬厚愛人。狎昵士卒。得其歡心。而太尉適承其後。彼狄公者。知御外之術。而不知治內之道。此邊將材也。古者兵在外。愛將軍而忘天子。在內。愛天子而忘將軍。愛將軍所以戰。愛天子所以守。狄公以其御外之心。而施諸其內。太尉不反其道。而何以爲治。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。一旦繩以法。恐因以生亂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。李光弼實代之。將至之日。張用濟斬於轅門。三軍股慄。夫以臨淮之悍。而代汾陽之長者。三軍之士。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。而立乎嚴師之側。何亂之敢生。且夫天子者。天下之父母也。將相者。天下之師也。師雖嚴。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。將相雖厲。天下不敢以咎其君。其勢然也。天子者。可以生人。可以殺人。故天下望其生。及其殺之也。天下曰。是天子殺之。故天子不可以多殺。人臣奉天子之法。雖多殺。天下無所歸怨。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。伏維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。而無幸一時之名。盡至公之心。而無卹三軍之多言。夫天子

推深仁以結其心。太尉厲威以振其情。彼其思天子之深仁。則畏而不至於怨。思太尉之威武。則愛而不至於驕。君臣之體順。而畏愛之道立。非太尉吾誰望耶。

儲同人云。以馭驕兵責樞臣。以威武多殺爲樞臣馭驕兵之策。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。非此則頑疾不治也。築繫隄防諸役。百姓力能勝之。而一以歸之兵。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。而其待百姓。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。兵安得不驕。國安得不弱乎。○馭驕兵可用嚴。不可多殺。蓋多殺必至激而生變也。老泉議論。每近雜霸。而行文如刀斬亂絲。讀一段。輒見其快。

■上韓昭文論山陵書

昭文相公執事。洵本布衣書生。才無所長。相公不察而辱收之。使與百執事之末。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。而不獲其所。今者先帝新棄萬國。天子始親政事。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。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。有百世不磨之功。伏維相公將何以處之。古者天子卽位。天下之政。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。蓋漢昭卽位。休息百役。與天下更始。故其爲天子。曾未逾月。而恩澤下布於海內。竊惟當今之事。天下之所謂最急。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。輒敢以告於左右。竊見先帝以儉

德臨天下。在位四十餘年。而宮室游觀。無所增加。幃薄器皿。弊陋而不易。天下稱頌。以爲文景之所不若。今一旦奄棄臣下。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。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。掇取厚葬之名。而遺之以累其盛明。故洵之以爲當今之議。莫若薄葬。竊聲頃者。癸酉赦書。旣出。郡縣無以賞兵。例皆貸錢於民。民之有錢者。皆莫肯自輸。於是有威之以刀鋸。驅之以笞箠。爲國結怨。僅而得之者。小民無知。不知與國同憂。亦且狼顧而不寧。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。又以復下。計今不過秋冬之間。海內必將騷然。有不自聊賴之人。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。如此其深。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。如此其至也。推其平生之心。而計其旣歿之意。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。亦已明矣。而臣下乃獨爲之過當逾禮之費。以拂戾其平生之意。竊所不取也。且使今府庫之中。財用有餘。一物不取於民。盡公力而爲之。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。猶且獲譏於聖人。况夫虛空無有一金以上。非取於民。則不獲。而冒行不顧。以徇近世失中之禮。亦已惑矣。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。以天下之大。而不足於先帝之葬。於人情有所不順。洵亦以

爲不然。使今儉葬。而用墨子之說。則是過也。不廢先王之禮。而去近世無益之費。是不過矣。子思曰。三日而殯。凡附於身者。必誠必信。勿之有悔焉耳矣。三月而葬。凡附於棺者。必誠必信。勿之有悔焉耳矣。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。不敢有略也。而外是者則略之。昔者華元厚葬其君。君子以爲不臣。漢文葬於霸陵。木不改列。藏無金玉。天下以爲聖明。而後世安於泰山。故曰。莫若建薄葬之議。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。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。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議。而萬世之後。以固山陵不拔之安。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。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。欲以金而厚其親於地下。而其臣下不能禁止。僂俛而從之者。未有如今日之事。太后至明。天子至聖。而有司信近世之禮。而遂爲之者。是可深惜也。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。而何愛一時之勞。而無所建明。洵恐世之清議。將有任其責者。如曰。詔敕而已。制度已定。雖知不便。而不可復改。則此又過矣。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。欲爲九丈之墳。而用長陵之制。百事務從豐厚。及羣臣建議。以爲不可。於是改從光武之陵。高不過六丈。而每事儉約。夫君子之爲政。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。而重改令之非。孰若

禮之本原於人心
之所安於此
只從義見
上說祇文
其粗老泉
害道以多
粹求者也

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三 蘇洵

一六

改令以救百姓之急。不勝區區之心。敢輒以告。爲恕其任易之誅。幸甚幸甚。

厚葬之非。與配率之科。兩意並說。而究歸一串。處處歸美先帝仁儉之德。莊厚悱惻。足以動人。

禮論

夫人之情。安於其所常。爲無故而變其俗。則其勢必不從。聖人之始作禮也。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。以厭服其心。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。不能也。故無故而使之事君。無故而使之事父。無故而使之事兄。彼其初。非如今之人。知君父兄之不事。則不可也。而遂翻然以從我者。吾以恥厭服其心也。彼爲吾君。彼爲吾父。彼爲吾兄。聖人曰。彼爲吾君父兄。何以異於我。於是坐其君與其父。以及其兄。而已立於其旁。且俛首屈膝於其前。以爲禮而謂之拜。率天下之人。而使之拜其君父兄。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。無故而使之拜其父。無故而使之拜其兄。則天下之人。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。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。而徒爲其君父兄。於是聖人者。又有術焉。以厭服其心。而使之肯拜其君